

我的乞婆契母

廖榕光

因为母亲早逝,我是奶奶一手带大的。可我的童年阶段堪称“多事之秋”,常常头疼脑热,频频中暑感冒,而且皮肤也不好,不是头上长个疖子,就是胳膊上长个脓疮。亲戚和邻居都说这个孩子“歹腰诶”(不好的意思)。为了我健康成长,奶奶真是呕心沥血,日夜操心。

也不知道她是问了神还是占了卜,说我命中注定要“写过房”,要契拜神佛为“契子”,最好还要吃“百家饭”,这样就能逢凶化吉。身份“作贱”了,就会没病灾,“好腰诶”(好带)。

“写过房”是通过书面契约形式过继给别的房祧为“嗣子”。我本来就兼承廖、洪两家香火,早已“写过房”了。

契拜神佛作干儿子的事也好办,奶奶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女,她叫我爸爸写个红纸当“字契”在神坛前烧了,认了观音菩萨为干妈。奶奶说,观音菩萨大慈大悲,最疼爱小孩了。从此,我凡是和奶奶出门,只要有路过奉祀观音菩萨的寺庙,她都要进去上香,拉着我对着神像双手合十鞠躬。

可这吃“百家饭”的事却不好弄。吃“百家饭”就是去当乞丐,奶奶怎么舍得让我去当乞丐啊,哪怕是象征性地去当一天乞丐她也舍不得。

胖子的高考

郭华悦

直至前阵子的同学会,才又再次见到了胖子。

说起来,上一次见面,已经要追溯到二十几年前。那会儿,都是年少轻狂的岁月,也都是逐梦的年纪。一门心思想要考上大学的我们,在同一片天空下,为了圆梦而努力。

正如那影片中说的,每个故事中都会有一个胖子。而我们亲切称之为“胖子”的那个人,最终却在这场圆梦的追逐战中,成为众多失意者的一员。整个高中时代,胖子留在我脑海中的最后一道影像,是肥胖的身躯折叠在一起,蹲在地上抱头痛哭的画面。

他落榜了。大家都为他难过,可这结果一点都不意外。胖子喜欢文学,有空就抱着小说,读得废寝忘食。结果,严重偏科让他毫无悬念落榜了。

再复读吗?那是那个年头,很多人的选择。可胖子考虑再三,还是没有再次走进校园。胖子的偏科太严重,哪怕复读,恐怕都是枉然。当年的高考竞争,异常惨烈。胖子这样的人,能考上大学的概率,几乎为零。

后来,有好些年,胖子几乎从销声匿迹了。本来,大家都是知青子女,回城后天各一方,又没有像如今这么便利的联系方式,于是渐渐就没了联络。但没想到,再后来,不断在报刊上看到胖子的大名。

也是在此之后,各种和胖子有关的消息,不断从身边的口中,钻入我的耳朵里。胖子先是写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,发表得多了,俨然有圈子里一把手的姿态,日子也过得挺滋润。接着,网络文学兴起,胖子转攻网文,收获也颇丰。直至几年前,听说他已经不写网文,成了炙手可热的编剧。

直至这次同学会,总算又见到了胖子。和我们比起来,如今的胖子已然是成功人士,收入不是我们可以望其项背的。但一开口,我们就知道,他还是那个大家熟悉的胖子,脸上时时都是没心没肺的笑。只不过,笑着笑着,说着说着,眼里就有了泪花。

是呀,多少年了,昔年落榜的心情,可能都想不起来了。可对胖子来说,追梦的人生却是在落榜后开始的。我常常想,如果那年,他真的考上大学,也只会和我们一样,如今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,不见得能有今日的精彩。

正是那年的落榜,让胖子走上了另一条路,用另一种方式追逐自己的人生梦想。在当时的我们看来,他是高考中的“杯具”。可谁又能想到,原来那才是胖子精彩人生的起点,是他开始另一场“高考”的开始。而在这场人生的“高考”中,胖子笑到了最后。

人生呀,真不是一场考试就能决定的,这就是胖子如今常感慨的一句话。

奶奶又把这苦恼的事和邻居说了,有个邻居告诉她,你让榕榕(我的名字“榕光”的呢称)认个乞丐做干娘,让他吃些乞丐讨来的饭菜,不就是吃“百家饭”了吗!奶奶一听茅塞顿开,觉得非常妥当,于是她就留心街上行乞的乞丐婆子,物色了好久,终于在1947年,我8岁时为我找到一个经常在溪美街讨饭的乞婆。

那一天,奶奶把那个乞婆带到家门口,并告诉我说,从今天起,她就是你的“契母”。“契母”约50岁,面容非常清瘦,但给人很和善的感觉,衣着干净,缀了不少补丁的蓝色土布衫洗得几乎变成白色。她举止矜持,完全没有街头行乞之人卑躬屈膝的神态。她没有进我们的家门,只在门外站着。奶奶告诉她,这就是我的孙子榕榕,今年8岁。今天,他认你做干娘了。又对我说,快叫“契母”。我对这位突如其来的“契母”并不怯生,只是“契母”二字叫不出口,低头默默地站着。“契母”赶忙说,别叫别叫。不要难为他,这孩子金枝玉叶,不要叫我“契母”,心里认了就是。她用手在我头蹭痒地抚摸,轻声说,榕榕乖乖,天公保佑你“头壳硬”(健康没病),贪吃贪大吃得多,长得快)。

我的“契母”从来不讲她的身世,奶奶也不问她,只知道她是南安卮都

娘妈桥(榕桥)人,至于家庭、身世一概不知。她平时并没有天天出来行乞,也许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做,但是每逢传统节日是一定出来乞讨的。用于乞讨的竹篮子及碗筷都很干净,乞讨时轻声细语,你愿意就给给,不给她也不强求。据说我奶奶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确定认她作我的“契母”。

自从认了这位乞婆“契母”,我真的尝到了“百家饭”。“契母”在每年正月的“天公生”、三月的“上帝公生”,还有清明、五月节(端午)、七月半、冬至等传统节日在溪美镇沿街向店铺乞讨,遇到大户人家或大方的店主,会给一些较好的食物,且都是干净的,并非残羹剩饭,她就会用另外一个干净的碗给我留着,然后来到我家门口,叫我奶奶带我出去取。她每次到来都一定要看我,问我有没有“乖乖”。我长大了才知道,她所问的“乖”就是不生病的意思。她为了见我,每次都要待到接近中午时分估计我放学了才到我家。虽说是来我家看我,实际上从未跨进我家的门槛一步。她自认身份卑微,不敢进我的家,只在门外把她乞来的好吃东西给我吃,一边看我吃一边和奶奶说话,之后才慢慢离去。

1949年8月,南安县的民国政府最

何妨来一段慢时光

林赐珍



道路两旁的凤凰花。 本报记者 李想摄

形的树冠直指苍穹,俨然是位战士,无惧风雨,无关世俗的眼光。纷披的绿叶上火红的凤凰花热烈绽放,耀眼的红让人油然心生敬畏之意。如此惊世骇俗的生命,我竟然没发现。除了凤凰花,小道上还有玉兰树,有的含苞待放,有的已尽显姿容,淡淡的香气如水面涟漪,慢慢荡漾开去,如远处高楼的歌声,回旋在每一个路人的脸上。行走在小道上,俯仰之间,一呼一吸里,甚感惬意舒适。日日经过的小道上的如此美景,我何以未曾留意?

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上个星期母亲节那天。临睡前,儿子匆匆跑进房间,在儿子还没说明来意之前,我就呵斥道:“都几点了,还不去睡觉,又要胡闹什么?”儿子急着解释:“妈妈,就问您一件事,晚上我炒的苦瓜好不好吃?”“苦瓜?”最近儿子是懂事了,有一有空就帮忙做家务,炒苦瓜是他的拿手菜。“妈妈,今天是母亲节,你最近有点上火,我是特地炒这盘菜让您降降火的,苦瓜可以退心火。我还放了

鸡蛋、瘦肉,好吃又降火……”看着儿子滔滔不绝地解释,我心生愧疚,“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儿子,竟有如此细腻的心思,我何以未曾察觉”。

同事是个忠实的花粉。不仅家中阳台遍植各个时令的鲜花,办公室的窗台也是她精心装饰的空间。上午看到她拿着一束红玫瑰,我惊讶她哪里买的如此娇嫩水灵的尤物。她一脸诧异:“窗台的花都开了,你没发现吗?”

熟悉中的陌生,想想又何止这些,曾经父母的唠叨与叮哼、好友间的长谈短叙、一饭一蔬中的温馨……是生活的匆忙消磨了我们敏感的触角,让我们对身边的美好熟视无睹;还是我们怠慢了生活的馈赠,变得贪得无厌?

来一段慢时光,让自己的心与脚步同行,且倾听一下微风拂面时的呢喃,触摸一下小草仰头的笑意、鲜花绽放的喜悦,还有那时光深处里的点点滴滴。柴米油盐细水长流也别有一番滋味!

盛夏·童年

林雅萍

大树上抓知了。神庙的香火并不旺盛,山坳更靠山的一边,是小伙伴们旧厝,已经没人住了,小伙伴们经常会去以前的家看一看,原来小孩子就懂怀念。那个神庙,连大人都鲜少聊起,所以我甚至不知道那棵树叫什么名字。庙建在坡上,树长在庙左旁,树干长到屋顶后,就开始往右延伸,仿佛在帮神庙遮风挡雨。可能是旁边只有矮灌木,所以知了都栖在了这棵大树上。我们并不从坡底往上爬,这太费劲了,我们从屋顶旁的小路爬到树干抓知了。抓了知了回家,到父母不在家的伙伴家中。当时炒的蜂窝煤,把知了的翅膀去掉,放在煤饼上烤。香味上来了,就可以美美品尝了,知了肚子里的肉太少了,到现在回忆起来,也只能记得闻的味道,记不得吃的味道。

或者也往山更深处,目标是野草莓。近山的地方也有,只是大多等不到成熟就被采食,农村的娃儿们总是生活得粗糙而随意,肉桂的枝、叶、皮都能被我们当零嘴,何况那正儿八

经的野果。一旦有人提议,我们就各自回家准备,虽然所谓的准备也只是拿个塑料袋,换掉拖鞋。成熟的野草莓带着香甜的味道,颜色随着成熟的程度从鲜红色到暗红色渐变,躲在叶子底下和刺的中间。我们往往边摘边吃,目标明确,并不在意被刺拉出来的一条条血痕,也顾不得被蚊子叮咬的一个个大包,把自觉得大的和好的野草莓放进塑料袋带回家。其实到了家里,大多数的果子已被压得变形流汁,曾经的最好最大已不复存在,但也并不影响我们的心情。围着桌子坐坐好,把塑料袋的口子撑到最大,边回忆每一颗果子被摘前的完美和被摘时的重重险阻,边享用这些劳动的果实。

我们在童年的夏天里挥汗如雨,充满生机。骄阳如火我们不怕,烈日里上山或者下水,一个个精力旺盛,从不辜负夏天的热情。童年的快乐大概来自做任何事并不多想,都全力以赴、专心致志,我喜欢回忆童年,以及回忆童年义无反顾的认真。

墨香武崇

主办单位: 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



陈武昌,1994年3月出生,南安东田人,现任泉州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发区校区专职书法教师。毕业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书法学专业,福建书协会员、泉州青年书协理事、南安硬笔书协主席团成员。获第一届“黄道周奖”优秀奖(最高奖)、第二届“象山书院杯”三等奖等,入展第十一届“观音山杯”、第六届“四堂杯”等全国书法展。

品评

诗酒趁年华

潘高鹏 (南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)

陈武昌者,南安“墨海后浪”十三人之一也。在南安书坛,以“武昌鱼”之名与林海参、范百和并称东田三大美食,风头一时无两。

早岁痴于篮球,于球场征战四方,睥睨天下,以为人生快意,皆尽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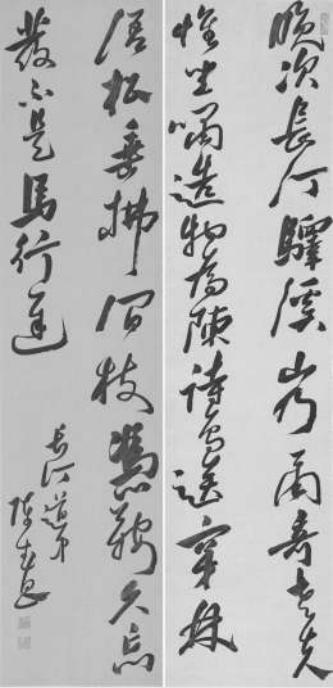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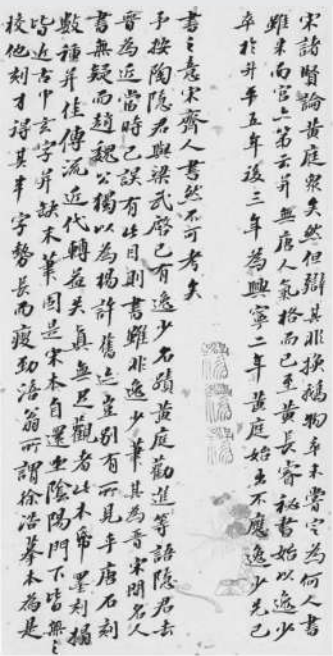
高考落榜后,方若有所悟。遂改前非,攻书法,潜心复读。或许动极思静,武昌君于书法一途能虚极静笃,日夜耽于苏轼、张黑女、始平公诸帖。即便夜寒泡脚,手上临池不辍;春暖观山,心中摹写未休。

古人云:痴于物,而成于心。人必有痴,而后有成。未及一年,武昌君即昂然考入某高校书法专业。大学期间,常与三四同窗相约通宵临帖,于苏轼《黄州寒食诗》《养生论》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诸帖用功最多。大二、大三即入闽之新人展、海峡杯等,大四转向黄道周,又获“黄道周奖”最高奖。终尝大学入省协凤愿。

观武昌君书法,行楷用笔多取侧势,结体扁平稳密,气韵生动,姿态妍美,乃探骊于苏轼;而行草则刚健而圆转,生辣而流贯,侧锋、翻折运用娴熟,欹侧多姿,道媚浑深,自是胎息于黄道周。短短几年间,武昌君于书法已初得门径,略窥堂奥,前景可期矣。

苏轼有语:诗酒趁年华。书法亦然。愿武昌君书山勤策杖,墨海勇行舟,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。

赏鉴



书话

书法是一条没有捷径的道路,越努力,越幸运。

陈武昌